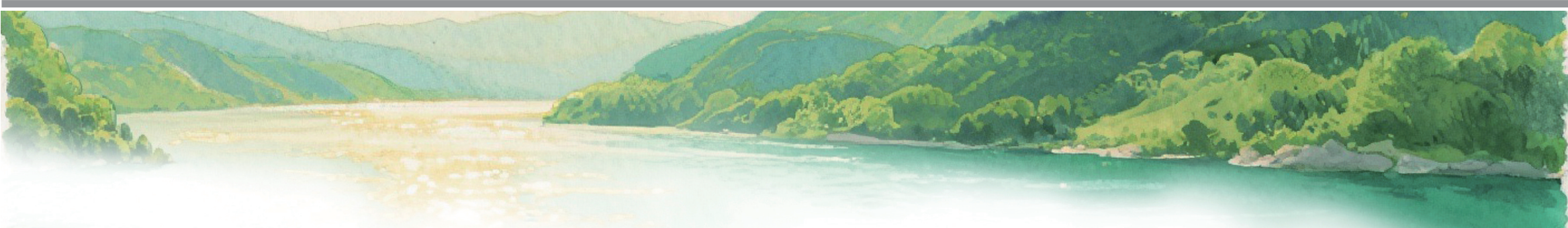


责编:田朝艳 美编:刘仕川 组版:方 茜 校对:王文富 周万琴 E-mail:2296446538@qq.com



掉落罗坎凤翥的美好

邓 刚

在镇雄县罗坎镇凤翥村的夜晚，一本书、一杯刚沏好的红茶，总是能让我安然入睡。然而，每到月圆之夜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穿窗而入的月光，仿若一位霸道的访客，进屋后不打一声招呼，便大大咧咧地仰面躺在我身旁的空位上。它跳动、闪烁，时而轻抚我的睫毛，将几缕月光送入眼底；时而轻揉我的鼻子，送来月光的芬芳。被月光这般撩拨，我只能睡醒醒了。

罗坎凤翥不同季节的月光各有不同。春天的月光仿佛被漫山新绿浸染，带着说不出的鲜嫩；夏日的月光饱满丰腴，好似轻轻一握，便能在指尖凝成膏脂；秋天的月光褪去铅华，安详恬淡，宛如古琴悠远清寂的琴音；冬天的月光虽薄、白，但一落到刚下过雨的地上，便明媚得如同少女睫毛上抖落的晨露。冬日在凤翥赏月，站在窗前，望着月光洒在雨后大地上焕发出的奇异光芒，便觉得原来雨与月光，才是这世上最般配的神仙眷侣。相较之下，冬春之交的月光便少了那份动人。此时，凤翥的雨将停未停，草将出未出，月光也透着犹豫，欲明还暗的。

大约凌晨3点，我被渴醒。室内光影朦胧，我起身拿茶杯时，发现杯壁上晃动

着鹅黄色的光影。想来是月光太爱这青花瓷杯，竟在上面作起了画。喝下这被月光浸染过的茶水，温热的液体滑过食道时，恍若听见远处山间小溪冰雪融化的碎响，浑身无比畅快。回到床上的瞬间，我不经意望向窗外，眼前的景象让我震撼不已：天呐，月亮怎么掉到凤翥村外的树丛中了？像是千万片月光正从叶尖往下跳，跌进湿润的泥土里，惊起熟睡中草芽的梦呓。

月光跌碎在林间的刹那，凉丝丝的清辉掠过耳畔，忽然让我想起儿时追逐萤火虫的夏夜。那时攥不住的微光，与此刻倾泻的月色重叠，原来浪漫总在猝不及防时降临。当年那个赤脚追着流萤跑的小男孩，又怎会料到，多年后的月夜，竟能邂逅月亮坠落人间的美景。

我见过山顶蓬勃跳跃的东升之月，也见过夜半高悬于空中的圆月，却从未见过栖息在林间的月亮。那晚的月亮许是走了一夜，有些累了，光芒不再那么明亮，看上去毛茸茸的，宛如一盏挂在树梢的灯。那些尚未发芽、满是萧瑟之气的树木，被林间的月亮一照，瞬间流光溢彩，仿佛整个树林一夜之间重新回到了春天。

见过这样的月亮，又怎能不被它的美惊艳？只要一睁眼，便会下意识地望向窗外——啊，月亮仍在林间，只是更低了些。如此睡了又醒，醒了又望，不知重复了多少次。终于，月亮沉到了林地上，从一盏灯的模样幻化成了篝火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天已大亮。凤翥村外的山，哪里还有满月时的盛景？细雨停了，草木却未返青，看上去单调极了。虽然寻不到月亮的踪影，但我知道，它因昨夜那场热烈的燃烧，留下了伤口，不知去何处疗伤了。它燃烧得太忘我了，伤了元气，所以此后半个月，它会一点一点地亏下去，直到枯槁成弯弯的月牙儿，才会真正复苏，慢慢地将亏缺之处盈满。月亮圆满后，不会因一次次的亏缺而不再燃烧，因为它懂得：没有燃烧，就不会有灰烬，而灰烬，正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营养料。

我从未想过，在印象中最不适宜赏月的时节，竟能看到月亮抛洒在凤翥凡尘的绝美情景！倘若我一直清醒着，即便看到这样的风景，也未必会如此震撼。正因我所见的一切，介于黎明与黑夜之间，处于半梦半醒之际，那轮月亮，才美得如此夺目。

湾子古苗寨见闻

陈剑宁



“川黔紫薇”树。

田朝艳摄

雄树，寨门口的是雌树，山谷口的是子树，“一家三口”截然分明又紧密相连。寨门口的那棵雌树，被乡亲们称为“神女树”，仔细观察，它的造型颇似女性的神态。

苗寨后面的山顶上有一个天然水池，水质清幽，晶莹照人，天旱不缩，天涝不溢，四季细水长流，滋养着大山中的庄稼与草木。这山、这水、这神树还孕育了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呢！

据当地苗族同胞说，几百年前，一个书生到外地赶考，途经此地，不幸患病倒地。寨子里的一个姑娘发现他后，连忙把他扶回家中照顾。过了一个多月，书生康复，与姑娘定下终身后继续赶考。然而，3年过去，书生仍未归来。姑娘每天都会在家门口翘首以盼，却始终未见书生的身影，最终

因相思成疾而病故。乡亲们将她葬在寨门口，不久后，那里就长出了一棵神奇的大树。后来，书生终于回来了，得知姑娘已故，痛不欲生，每天都到山顶上的水池边祭拜那棵“神树”，最终也病故了。乡亲们将他葬在山顶，不久后，那里又长出了一棵英俊挺拔的神树。又不知过了多少年，在这两棵大树的下面，长出了一棵小树，仿佛是他的后代。这个传说美丽动人，寄寓了苗家儿女对幸福生活和美好爱情的渴望与追求，令人感动不已。

匆匆而来，又将匆匆而别。山美、水美、树美、人美的湾子古苗寨底蕴深厚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如今，这里已被开发为苗寨风情景点，每年都有不少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游览。

当初夏的微风轻轻拂过大地，金黄璀璨的枇杷便在枝头摇曳生姿，仿佛在向世人宣告着它们的成熟与丰盈。地处金沙江畔的永善，枇杷深深扎根于适宜生长的每一寸土地，历经四季雨露滋润，饱尝岁月风霜洗礼，终披上熠熠生辉的绒衣，汇聚成芬芳馥郁的甘甜，让人沉醉其间。

枇杷，因叶形似琵琶而得名，充满了诗意与韵味。枇杷遵循自然法则，秋养霜，冬开花，春结果，夏成熟，一年四季生机勃勃，是水果中独备四时之气者，备受青睐。

早在唐宋时期，枇杷便已成为高贵、吉祥和美好的象征，深受人们喜爱，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寻常百姓，都对它赞不绝口。白居易曾在诗中赞誉道：“淮山侧畔楚江阴，五月枇杷正满林”，生动地描绘出枇杷繁茂、满山金黄的景色，如同一幅铺展开来的画卷，令人心驰神往。

倚靠灵山秀水生长的枇杷，在永善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，遵循每一个节气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度与风姿。在农人的精心呵护下，一片片新绿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土地上茁壮成长。待到夏日来临，枇杷便在一树树绿荫间露出那金黄诱人的身姿。

这些枇杷树，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，也是永善人民心中的乡愁与寄托。它们以挺拔的身姿和翠绿的叶片，装点着永善的山山水水，仿佛是大自然的守护者。无论是在山坡上、田边地角，还是村前屋后，每一棵枇杷树都与村民紧密相连，共同酿造着甜蜜的生活。每当微风拂过，那沙沙的叶响，仿佛在诉说着村民们与枇杷之间的不解之缘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，初夏时节的永善县永兴街道万亩枇杷产业园生机勃勃。漫山遍野的枇杷树在微风中摇曳，金黄的果实挂满枝头。果农们忙碌地穿梭于林荫之中，采摘、分拣、包装，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对这份甜蜜事业的热爱。

每逢初夏时节，当枇杷褪去青涩，露出金黄可爱的笑脸时，沿金沙江一带的永善果农便沉浸在欢乐

碧水金江枇杷黄

陈洪

中。人们会邀约家人和朋友，奔赴乡野，体验采摘枇杷的乐趣。枇杷以其酸甜的口感、丰富的营养，成为了夏日的首选佳品。

枇杷的味道，大抵也是人生的味道吧！它们只有熬过冬日的严寒，才能在春日里结果，最后长成甜蜜的果实。这正如永善的农人一样，他们坚韧不拔、勤劳朴实，在劳作的时光里创造美好生活。枇杷承载着农人朴实的品质，香甜了这片至善之地，用一缕缕金黄色的光芒照亮了农人前行的道路。

如今，熟悉的枇杷已成为我归乡之途的牵引。每当目光触及郁郁葱葱的枇杷树时，我的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感慨。在我心里，枇杷已化作故乡的身影，默默指引着思念的方向。这份初夏的酸甜，早已融入我的舌尖。无论离家多远，多久，我都能循着这甜蜜的滋味找到归乡之路，因为在永善这片土地上，有我割舍不断的乡愁与眷恋，有金黄的枇杷在等待我的归来。

走近草海

王文富

撒，同乌蒙（昭通）一样，都是从少数民族语言中演化而来。威宁人口过百万，是黔西北国土面积最大和汉、彝、回、苗等多民族聚居的县之一。草海是由底部几股流量很大的泉水涌出来而形成的天然湖泊，湖水流出后经彝良洛泽河汇入关河（横江），最终在水富流入金沙江。

儿子说：“我高中放假时和几个同学来过草海，当时岸边有游船，乘船便能见到随时被惊飞的水鸟，低头可见水草随波摇摆、鱼儿在水中游弋，据说是为了避免惊扰水禽才撤走了游船。”

为了亲近草海，我们从草海码头往右走了两三公里，跟着操着南腔北调的人流走向水边。路过一片被家乡人称为“水灯芯”的湿地，见有小孩子将竹竿网兜伸进水中，果然捞到了两条在阳光下泛着银光的小鱼，随后又赶紧将它们放回水中；游人们或单人或全家背对草海拍照留念，用手机记录下与草海亲近的时刻。

在我眼里，草海虽然没有滇池浩瀚，也没有我的家乡因修建大国重器——溪洛渡水电站而形成的金沙江高峡平湖壮观，但它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越冬的栖息地之一，不失为镶嵌在云贵高原上的一颗宝石。我相信，随着威宁人民对草海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，草海一定会越来越漂亮。临走时，我站在草海边，指着水中随波荡漾的野鸭群高声说：“草海，我会再来的！”